

華南研究資料中心 通訊

South China Research Resource Station Newsletter

女權？神權？政權？——赤灣天后誕札記

程美寶

英國牛津大學

1995年7月，我在台灣苗栗縣泰安鄉參加了一個泰雅族部落的祖靈祭，他們在山上舉行過嚴肅而安靜的祭祖儀式後，便聯袂到附近的空地，喝糯米酒，吃山牛肉，唱歌跳舞狂歡。那時候，上至老婆婆，下至小弟弟，都大口大口把糯米酒往肚裏灌，四周散發着酒香，眾人的臉都是紅色的，數小時後，整個部落都醉了。當中舞跳得最起勁的，居然不是平時上慣的土高的年青人，而是喝得醉眼惺松、雙頰通紅的老婆婆。此情此景，我覺得美極了，但同時也在想，換了是我們的老婆婆，掃墓之後，那有跳舞的道理？我第一次覺得自己是如此的「漢人」。但是，事隔不到一年，在一次漢人宗教活動的場合，我亦目睹了相似的一幕。

今年(1996)5月，我和劉志偉、陳春聲一道在農曆3月23日天后誕前夕夜訪位於深圳蛇口的赤灣天后廟，即時被那裏完全放開懷抱地跳舞唱歌的婦女吸引住了。我們晚上9時多才到達天后廟，那裏已經聚滿了四、五百個大部分來自東莞等地的婦女。她們有的坐在廟堂裏，圍成一個個小圈，不是在聊天，就是在打紙牌；有的在廟宇外的空地上或站或坐，10到20人圍作一團，觀看着當中一到幾個婦人跳舞唱歌，這樣的圈子不下十來個，換句話說，公開唱歌跳舞的婦人也不下十來個，她們當中不乏上了年紀的老婆婆，動作灑脫活潑，聲音清潤

高昂，所唱的都是自己用東莞方言創作的、音色隨方言聲調而變的歌謠。我驀地發覺，女性能否開放的大跳大唱，不在於她的民族或年齡——高山族不一定比漢族會唱會跳，年青人也不見得比老人家開放——更重要的是當時是否具備一個獨特的社會場景，讓她覺得可以無拘無束地這樣做，而這種社會場景也是一個歷史文化的建構過程，當中牽涉到種種權力的交替與互動。我們在赤灣天后廟所見，似乎是看到「女權」在透過「神權」與政權「抗衡」而得到發揮，可是，這種「女權」絕對不是女性主義者所講的女權——從人數上來看，當晚在天后廟拜祭的人中，女人的確遠較男人為多，而在場的幾十個男人充其量也不過是旁觀者或小配角，但我們隱隱然感覺到「男權」在背後作怪。而「女權」之所以能「伸張」，「神權」之所以能維持，完全是因為有着政權和金權的蔭護。她們這種一時一地的「自由」，是在一間結構堂皇如天宮、顏色陰深像地府的天后廟裏得到發揮的；這家天后廟，是歷史給了它合理性；現實給了它合法性，而得以存在的。

甫進天后廟，我們首先給廟堂前一個五十來歲正在唱歌的婦人的髮飾吸引住——插在她的髻上的是一個掛有毛澤東像的金色塑料飾物，「成功男人的背後都有一個女人」——這句話大抵要倒過來

說。這婦人正在替另一個婦人算命，先問了她八字，隨即把她的命運一句一句的又讀又唱的喃出來，「四十六歲…未時生…唔…你的老公很沒出息，你們幾年前建了房子沒錢裝修，人家都取笑你。」問者聽不懂唱者的歌，旁邊的婦人給她解說，她點頭稱是，圍在她身旁的其他女人或許是問者的同鄉，聽見唱歌的女人說問者的丈夫沒用，都不約而同的大笑起來，嘖嘖地說：「好靈驗，好靈驗！」「要得到天后降身才會唱的。」她們這樣告訴我。

10時左右，站在正門右側一個大約五、六十歲的婦人的歌聲又把我們吸引過去，這次降在她身上的不是天后而是「齊王」。「齊王」是誰？「唔…不就是古時一個皇帝咯！」也有人說其實是她死了的兒子降在她身上，管它是「齊王」也好，兒子也好，反正這個女人有着男人的力量，因此懂得打功夫，她和另一個婦人對唱完畢，便打起功夫來，那個剛與她對唱完的女人也和她對打。「打！打！打！」站在四周的女人在起哄。這時候，照着她們的燈光突然熄滅，一個警衛走過來，友善的叫她們散開，好讓民工能把東西搬運出去。「齊王」那肯依，「我是齊王，我在打功夫！」，只賴在門前死不肯走。警衛只好悻悻然的走開，或許他也怕一旦「齊王」動怒，他便首當其衝。後來經其他人把圍觀的婦女勸散，「齊王」才哭喪着臉的跟着另一個婦人坐到大門外邊去。待民工搬完東西了，她（他？）又不知從那裏「現身」出來又唱又跳。

離廟堂不遠處，另一個五十多歲的婦人正在給人看相算命，她把卜詞唱完，正在休息的時候，興致勃勃的跟我們道出她個人的故事。她的名字叫「艷姑」，從事這行業已經8年，現居東莞石龍鎮。艷姑自詡與其他在唱歌的婦女不同，她說她們都是亂唱的，而她的技巧則是正式向喃嘸師傅拜師學得的，她說自己是唯一一個跟喃嘸學師的女人，「覺得自己很偉大」，另一點艷姑提到作為強調她的正統性的是她在家供奉的神都是「大神」，包括觀音、關帝、多仔佛等等，一旦有神降到她身上，她便有嘔吐的感覺。她說她有求必應，甚至可以令懷在肚裏的胎兒變性。

本來艷姑的丈夫是反對她做這門工作的，可

是，有一次他一手推倒她供奉的神的畫像，給破碎的玻璃割傷手臂和大腿，從此以後不但不敢再反對，更每天幫她打掃神像。「我不計較錢的。」艷姑說。「剛才那個窮的我才收她15塊，有錢的我則收他一千幾百。」這次是她第一來赤灣天后廟，是東莞某銀行行長派車送她來的，因為她曾經替他的兒子轉運。「我不計較錢的，」艷姑又說，「只要每天都有人請我飲茶就行了。」艷姑以前做過街道幹部，她的丈夫在石龍鎮糖煙酒公司做事，也是賺錢不多，「有甚麼用？錢也不多一個。」艷姑一臉不以為然的說。他們以前問人家借錢買下糖煙酒大樓一個單位，一直都還不了債。全靠艷姑從事看相算命這一行，才把積欠的5萬塊還清。「我不計較錢的。」艷姑還是這樣強調。

這時，廟前的香爐右側不遠處，一群婦女正跳舞跳得起勁，最初只是一個中年婦人和一個老婆婆一邊用土話唱歌，一邊手拉着手對跳，也不像有甚麼特別的章法，後來，加入跳舞的人越來越多，大夥兒圍成一圈，十足是跳西方土風舞的格局。新加入者大多是老婦人，也有一兩個較年青的，但她們明顯都沒有老人家跳得好，只是一味的嘔吐（或作嘔吐狀？），也許因為她們不懂得跳，才以病態示人，表明她們不是不懂跳，只是神正在降到她們的身上。夾在這群婦女當中的一個男人，是全場唯一唱歌跳舞的男性，30歲上下，既不會跳舞，更不會像婦女般能以方言創作自己的歌，只會時而用「梁祝協奏曲」、時而用「舊歡如夢」配上自己的詞伴唱。當中最會跳的一個中年婦女大抵覺得他技巧拙劣，實在看不過去，干脆拉着他教他跳，看着他靦腆的樣子，圍觀的婦女都樂不可支。一時間，平日慣常的男女關係都顛倒過來——教的是女，被教的是男；開放的是女，害羞的是男。這種母親和小男孩的關係，靠着天后的力量得以在兩個素不相識的男女之間公開的表現出來。後來這個中年婦人更越跳越興奮，在地上翻了幾個筋斗，眾人大聲叫好，而那名本以為可以在婦女們面前顯顯威風的男子，則只能尷尬地站在一旁。

圍觀的婦人當中，有幾個來自東莞中堂篁村、年齡約六、七十歲的老婆婆，七嘴八舌的對我們說她們最近遊遍廣東名山古剎的經歷，她們一行50多

人，包車去過蓮花山、丹霞山、波羅廟、光孝寺，還有一大堆我們不認識的山和廟。我們問她們丈夫兒女有沒有一起去，「沒有！我們有我們的活動，男人和後生有他們的活動。」這樣的「旅行團」多少錢一次？「100塊。」「不，80塊。」，另一個插嘴說。

接近11時，也就是農曆3月23日子時，大家都停止跳舞而紛紛點香燒元寶向天后拱拜祈福。這時候，一輛又一輛的轎車把一群又一群明顯是發了跡的人載到這裏還神，男的西裝一度，女的高跟長裙，他們拜神不忘談生意——「你今天入了多少？」「我不敢入太多，今天早上股價跌得很厲害。」時間就是金錢，他們來去匆匆，轉眼間車子都絕塵而去。

在云云參拜的善信當中，另一群也是來自東莞的婦女所作的儀式尤其吸引我們注意。她們十多人一起站在廟前空地的香爐前，正對着端坐在廟內高達3,4層樓的天后像，一邊燒香，一邊由站在中間的一個老婦人把她們帶來的紅紙上的禱詞唱出。寫錯字不打緊——「天后」寫成「天厚」——重要的是她們要告知天后的信息是寫下來的，是寫下來的就「靈」。寫在禱詞之下的，是這群婦女的家庭成員的名字和各家所捐款項。後來，這群婦女移師到

正門右側，圍成一圈，每人雙手拿着一盤元寶，元寶上點了蠟燭，紅紙則由兩名婦人高高舉起，橫跨着這個由人和元寶組成的圈子。剛才負責念唱禱詞的老婦人又用土話唱了一段很長的歌。蠟燭掩映，紅紙給照得格外通紅，整個場景，和西方的教堂儀式一樣莊嚴肅穆，那當主持的婦人像道士又像神父，反正從她身上散發出來的是一種宗教性的權威，一點都不讓人覺得她是三姑六婆之輩。這老婦人唱罷，整群人又移師至正門左方「聖水池」不遠處，把元寶和紅紙一併焚燒，火紅的飛灰冉冉地上升上漆黑的天際，大家不禁舉頭仰望。「好神聖啊！」「阿媽（天后）好歡喜哩！」「我們下次也這樣做吧！」正在旁觀的3個婦女如是說。

拜過神後，眾人又跳舞的跳舞、唱歌的唱歌、打牌的打牌、求神問卜的繼續求神問卜，反正今晚是不夜天，大家都覺得要盡興方休。在繽紛喧鬧之餘，也有寧靜的一面。有些婦女躺在廟堂裏睡起覺來，有些成雙成對的促膝談心，也有些獨自念念有詞，用土話唱出只有她自己才能聽得見才能聽得懂的歌，可能她覺得她正在與天后交談，也可能她真心的覺得自己就是天后，反正上天下地，宇宙穹蒼，在她的腦海中自有一個世界，不是我們這些「讀書人」可以輕易窺探的。

關於清末至民國時期澄海縣同善堂的一份檔案

陳春聲

中山大學歷史系

廣東省澄海縣檔案館所藏該縣50年代初「土地改革運動」時期的檔案中，有一份題為「澄海公產

概要」的報告，重點報告了清代道光年間至1949年該縣「同善堂」的管理和祠產運作情況，內容如下：